

後殖民時代香港的認同失調

■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殖民地教育及西方優越的意識形態

1841年鴉片戰爭仍未簽定正式條約，英國已派軍強佔香港，清廷再戰失敗，1842年8月29日英國與清政府簽訂《南京條約》(Treaty of Nanjing)，清政府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，不過清統治已亡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否認香港是殖民地。

只是英國已把香港視為殖民地來管治了，早期實施種族歧視政策，香港華人在政治上完全無權力與地位。到70年代後，由於香港高速現代化，華人中產階層形成。殖民地策略是教育一批華人精英，提拔親英華人來作中層管理的公務員，加強管治華人的控制力。

1971年9月30日，港英政府出台《教育條例》，學者包萬平與李金波指出，其內容「明確規定師生在校內嚴禁使用『祖國』、『民族』、『國籍』等詞語，同時迴避中國歷史，尤其是中國近代史，美化英國統治歷史，強調英國制度和文化的優越性等。在其他科目中，也排除敏感議題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、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、香港歷史等等」。^[1]由此切斷中華文化基因，從而使學生找不到民族文化認同。

港英的殖民地教育體制，大學學位很少，到1981年大學學位就只能滿足2%的適齡青年。香港教育也建立一些名校系統，大都是進行英式英語教育，能入這名校系統的學童，大多能入當時少數人才能進的香港大學，或留學英美，成為社會精英。這些香港精英的中文水平低劣，且對中國歷史地理差不多是一無所知，對中國聖哲如孔、孟、老、莊等，更是只聞其名而不知其實。故對中國沒有感情和尊極。

英國栽培一批親英的高級專業人士，其政治觀點是親西方，以西方的政治體制為標準。這些英式殖民地精英，操控香港中層運作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權力，建立了香港親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主要元素。

他們大多認為西方的文化優於中國文化，西方民族優於中華民族，西方體制優於中國體制。世界文明發展只有一條路，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經濟模式，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歸宿。

文化霸權與次等華人

其實香港殖民地教育是灌輸一種西方文化霸權(cultural hegemony)，以西方凌駕非西方，在心智上與道德上均具有領導權。文化霸權概念來自意大利馬克斯主義學者安東尼奧·葛蘭西(Antonio Gramsci)，指一個社會階層操縱著社會文化的認知與價值觀。^[2]

殖民地精英可參與中層管理，有不錯收入，但在體制中不外是「次級人」(subaltern)。葛蘭西提出「次級人」概念，指被排除於主流政治經濟的人。印度女學者史碧華克(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)批判英國殖民主義，寫《次級人能講話嗎？》(Can the Subaltern Speak?)^[3]一文，指出subaltern這詞原意是

「陸軍中尉」，是一種英國中級軍官階層，不能加入決策層，只是執行上級命令的次級管理者。史碧華克指出「次級人」只是對被壓迫者的高級稱呼，^[4]其實香港殖民地體制下的高等華人，被英國委任一些官職，其地位是等同印度的陸軍中尉，只是次級人，英國對殖民地是全無民主自由的。

後殖民香港的內在矛盾：認同失調

1997香港回歸中國，正式進入後殖民時代。所謂後殖民時代，是指從舊有外國權威中的解放，改變殖民主義者灌輸的世界觀，建立一種新的社會與文化視野，一種思想與世界觀的改變。如後殖民大師楊羅伯特(Robert Young)所言：「比較來說，後殖民理論包括一個概念的轉向，轉向西方以外的知識眼界及需要」。^[5]

但香港回歸後，精英心態並無後殖民化的解放，不能明白西方以外的知識和眼界。對中國的歷史發展、文化價值和政治體制仍無尊重與了解的意向，甚至對中國有恐懼與抗拒，思想上仍以西方文化為最高標準。這形成「認同失調」(Identity disorder)的心理狀態。過去心態上是英國人，然而回歸後，英國已不接受他們是英國人，但他們仍未能接受自己是中國人，只接受自己是香港人。但香港只是一城市，不能成為國族認同，香港不可能成為獨立國。若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，就是「認同失調」，是一心理失調狀態，無法進入真正的後殖民時代，建設後殖民的香港。

西方離開後，仍利用這些英式精英的矛盾心態，在一國兩制的自由下，教育後一代視西方是最優越，渺視和反抗中國的不同體制，當中國崛興到科技和實力追上西方時，即可將香港變成與中國博弈之場所，來拖慢中國的發展，這是香港暴亂的大背景。

在文化上迷執自己的知識和眼界，是愚昧和衝突的根源。人須建立宇宙性眼界，才能吸納不同的價值，創造新世界。

^[1]包萬平、李金波：《香港回歸前後的公民教育與青年的國家認同》，載《南昌大學學報》(人文社會科學版)2017年第4期。又載儒家網，2019-11-22 <https://www.rujiang.com/article/17657>。

^[2]《獄中手札》，Antonio Gramsci,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,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, (New York: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, 1971).

^[3]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, "Can the Subaltern Speak?" in *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*. Eds.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. (IL: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, 1988).

^[4]Leon de Kock, "Interview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: New Nation Writers Conference in South Africa." *ARIEL: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* Archived 2011-07-06 at the Wayback Machine. 23(3) 1992: 29-47. 原文: Subaltern is not just a classy word for "oppressed", for [the] Other, for somebody who's not getting a piece of the pie. In post-colonial terms, everything that has limited or no access to the cultural imperialism is subaltern - a space of difference.

^[5]Robert J. C. Young, *Postcolonialism,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*, (N.Y.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, New York, 2003), p.6.